

詞

學

第  
二  
輯

《词学》编辑委员会

张伯驹	夏承焘	俞平伯	任中敏
唐圭璋	潘景郑	黄君坦	钱仲联
宛敏灏	吕贞白	王起	徐震堃
程千帆	万云骏	施蛰存	马兴荣
	主	编	
夏承焘	唐圭璋	施蛰存	马兴荣

313

词学

第二辑

《词学》编辑委员会编辑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

(上海中山北路8668号)

浙江湖州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

850×1168毫米 1/32 印张 10 插图2页 240千字

1988年10月第1版 1988年10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-20,000册

统一书号：10135.008 定价：1.20元

# 词学

## 第二辑篇目

### 论述

- 清真词的比兴与寄托……………万云骏（一）
- 张孝祥年谱（上）……………宛敏灏（九）
- 唐词长调考……………黄坤尧（六一）
- 天风阁学词日记（二）……………夏承焘（四三）
- 论刘过及其词……………马兴荣（八五）
- 豪放与协律……………刘乃昌（二二五）
- 南宋豪放词派形成的原因……………周圣伟（二三二）
- 婉约、豪放与正变……………高建中（二五〇）
- 宋人咏物词……………黄清士（二五四）
- 张志和及其渔父词……………施蛰存（二六一）
- 船子和尚拔棹歌……………施蛰存（二六八）

日本的词学……………张珍怀(二〇七)

转载

苏轼初期的送别词……………(日本)西纪昭(九八)

玉田讴歌八首字诂……………饶宗颐(一九九)

文献

唐宋词选评语……………汪东(七六)

读王船山词记……………龙榆生(一一〇)

玉田生《讴歌要旨》八首解笺……………赵尊岳(一七九)

词有无衬字……………吴迦陵(二〇二)

渔父拔棹子……………(唐)释德诚(一七五)

支机集卷一……………(明)蒋平阶(二四一)

支机集卷二……………(明)周积贤(二七一)

书志

蒋平阶及其《支机集》……………施蛰存(二二二)

历代词选集叙录(二)……………舍之(二二六)

新出词籍介绍……………(三〇八)

词苑(二九五)

- 武 鼐二首 苏仲翔二首 陈九思三首 徐定戡二首
- 沈宗威四首 虞 愚一首 徐润周二首 陈琴趣二首
- 富寿荪二首 蒋礼鸿一首 张珍怀四首 彭 靖二首
- 黄经笙二首 茅于美二首 张牧石一首 寇梦碧一首
- 陈贻焮一首 黄清士一首 刘明澜二首 邓芸湘二首

丛谈(补白)

- 兰陵王简述 平伯(八) 词在罗马尼亚 记者(六〇)
- 柳永小镇西 丙琳(七五) 伤逝录 编者(一三二)
- 坐隐先生 蛰存(一五三)

编辑后记……………编者(三二二)

图版

- (一) 王一亭为朱古微画像
- (二) 朱古微手书《全清词钞》稿
- (三) 汪旭初(东)手书小词
- (四) 张孝祥书宏智禅师碑

目 录

## 清真词的比兴与寄托

万云骏

周邦彦的词，在篇章结构方面，向为人所称道，「建章千门，非一匠所营」，既复杂而又多变化。其词又比兴微妙，寄托遥深，多数能达到有寄托而又无寄托的境界。兹分别论之。

有寄托与无寄托。此说出于周济《介存斋论词杂著》。他说：「初学词求有寄托，有寄托则表里相宣，斐然成章。既成格调求无寄托，无寄托则指事类情，仁者见仁，智者见智。北宋词下者在南宋下，以其不能空，且不知寄托也。高者在南宋上，以其能实，且能无寄托也。南宋下不犯北宋拙率之病，高不到北宋浑涵之诣。」周济这一番话，对于词的风格、流派、比兴、寄托颇有关系。（一）空实应该结合，而以实中有空为高境。（二）寄托的高境是从有寄托到无寄托。北宋、南宋互有短长。但北宋高者能实，且能无寄托，而南宋则不能。这些可以说是代表了常州词派的基本主张，是和浙派主张针锋相对的。浙派宗南宋，而周济以为北宋高于南宋，他们虽然也学南宋，但归结于北宋的周邦彦，浙派主张清空，而周济以能实为高，且主张在上述前提下的空实结合。浙派不讲比兴、寄托，而周济则强调它，且提出从有寄托到无寄托之说，以为寄托的高境。我们认为常州派的理论，较浙派比较全面，也比较符合词的创作实际及其历史发展。

关于比兴与寄托的问题，这里只想结合周词作些具体分析。

(一)比兴大于寄托。有些比兴有寄托，有些比兴没有寄托。如醉桃源：「冬衣初染远山青。双丝云雁绫。夜寒袖湿欲成冰。都缘珠泪零。情黯黯，闷腾腾。身如秋后蝇。若教随马逐郎行。不辞多少程。」此词叙男女离别，以女方口气写出。上片不过说离别愁多，珠泪湿袖成冰，是赋也。下片打了一个比方，从苍蝇附骥尾而致千里的成语脱化而来。以己身比秋后之蝇，意谓心神具瘁，存活不久，但身在情长在，如能变成一只苍蝇，附郎马远行，不管吃尽千辛万苦，也是心甘情愿的。这不仅是单纯的比，而是比中有兴，因在设想中已带赋的性质。但这只能称比，或称比兴，而不是寄托。再举一例。如点绛唇：「孤馆迢迢，暮天草露沾衣润。夜来秋近。月晕通风信。」

今日原头，黄叶飞成阵。知人闷。故来相趁。共结临歧恨。「这词也写离别，和上面差不多，但形象各异。上片不过写秋夜月晕，知明日有风。下片写景，写离别时黄叶飞来趁人。黄叶与离人之间有内在联系，人以离别怀恨，黄叶以离开故枝而生恨，而且它见人临别，故来相趁，有同病相怜之意。这是铺叙临歧情事，是赋，而赋中有比，可谓之兴。不过这种比兴，并不含有什么社会政治内容，所以也不能算寄托。

(二)何谓寄托？就其形式而言，和一般比兴差不多，但就其内涵言，则必须带有比较重要的社会内容。司马迁《屈原贾生列传》：「《离骚》者，犹离忧也。……其文约，其辞微，其志洁，其行廉。其称文小而其指极大，举类迥而见义远。」「观夫兴之托喻，婉而成章，称名也小，取类也大。」(一)比兴中用花草、美人、怀古、游仙等普通的、常见的一类事物，寄托是一种

具有广大、深远的社会、政治意义的东西。这种含有寄托的比兴，是词对历代比兴传统的发  
展。张惠言《词选·叙》说得较为具体：「意内而言外谓之词。其缘情造端，兴于微言，以相  
感动，极命风谣里巷男女哀乐以道贤人君子幽约怨悱不能自己之情，低徊要眇，以喻其致。盖  
诗之比兴，变风之义，骚人之歌，则近之矣。」〔二〕词的比兴，寄托发展了《诗经》、《离  
骚》的传统。「况《离骚》之美人香草，即《国风》之《卷耳》、《淑女》，古人每借闺襜以寓  
讽刺，词之旨趣，实本风骚，情苟不深，语必不艳，借后人不能解，不知学耳。」〔三〕这是从继  
承的远处说。中晚唐李贺、李商隐的诗歌，比兴较多，时有寄托。晚唐诗风趋向绮丽，唐宋时代  
蝉联，词受其影响颇大。杜牧称李贺诗为「风骚之苗裔」，「盖会意于比兴、风雅之微」。

〔四〕例如他的《马诗》二十三首，「具是借题抒意：或美、或讥、或悲、或借，大抵于当时所  
闻见之中各有所比，言马也，而意则不在马矣。」〔五〕其第十首云：「催榜渡乌江，神骓泣向  
风。君王今解剑，何处逐英雄？」注曰：「末二句代马作悲酸之语，无限深情。英雄失路，托足  
无门，闻此清吟，应当泪下。」这些都「称名也小，取类也大。」李商隐自称其诗「楚雨含情皆有  
托」。故冯浩云：「《离骚》、古乐府多托妇人女子为言，唐人往往效之。」又云：「晚唐人赋物

〔二〕张惠言：《词选·叙》。有人把「极命风谣里巷男女哀乐以道贤人君子幽约怨悱不能自己之情」一  
句在「道」字下用句号，不但破坏动宾结构，文法不通，而且也失去张惠言以词为继承乐府风谣的  
比兴、寄托的意思。

〔三〕丁绍仪《听秋声馆词话》。

〔四〕〔五〕王琦：《李长吉歌诗汇解序》。



多用艳体，非尽可以风怀测之。」又云：「义山身世之感，多托仙情艳语出之。不悟斯旨，不可读斯集也。」〔六〕这是从继承的近处说。现在结合周邦彦的词，看看其中究竟有多少寄托？是如何运用寄托的？

概括地说，词中常用的比兴，可以一言蔽之曰：「刻意伤春复伤别。」〔七〕伤春、伤别而曰刻意，这样的比兴，一般地讲，大都是有寄托的。「天荒地变心虽折，若比伤春意未多」（李商隐《曲江》）。这伤春就有重大的社会、政治内容。「人世死前惟有别」（李商隐《离亭赋折杨柳二首》）。这就赋与伤别以人生的普遍意义。所以，伤春可以是伤华年之不再，也可以是伤王室之陵替；伤别可以是为所欢或知己惜别，也可以发眷恋君国之情。即以周词征之。「倚栏一霎酒旗风，任扑面桃花雨。」（一落索）「梅风地溽，虹雨苔滋，一架舞红都变。」（过秦楼）「渭水西风，长安乱叶，空忆诗情宛转。」（齐天乐）「风雪惊初霁，水乡增春寒。」（红林擒近）这四季节序的变化，「岁有其物，物有其容，情以物迁，辞以情发。」〔八〕这些不但词中作为自然环境而存在，不但作为物我交融的抒情手段而存在，而且也常常寄托着身世之感、家国之思于其中。我们对此固不宜逐句比附穿凿，破坏词的形象的完整性，但在古代比兴传统影响下的唐宋词人，在唐代特别是在晚唐，「以艳情寓慨」创作实践影响下的唐宋词人，能够说他们在写闺房

〔六〕冯浩《玉谿生诗集笺注》。

〔七〕李商隐《杜司勋》。

〔八〕《文心雕龙·物色》。

花草之中绝无寄托吗？王国维是反对在诗词中「为美刺投赠之篇」〔九〕的，他讥刺张惠言以温庭筠菩萨蛮为「感士不遇也」为「固哉，皋文之为词也。」〔十〕但是他讲到南唐中主李璟的「菡萏香销翠叶残，西风愁起绿波间」。以为「大有众芳芜秽，美人迟暮之感。」又说晏殊蝶恋花「昨夜西风凋碧树，独上高楼，望尽天涯路」是「诗人之忧生」；冯延巳鹊踏枝「百草千花寒食路，香车系在谁家树？」是「诗人之忧世。」王国维从这种伤别、伤春的词句中体会出忧生、忧世和美人迟暮之感，不是和他反对「美刺投赠」相矛盾吗？有比兴、寄托就有赞美什么、憎恶什么的的问题，这是不言而喻的。

从周邦彦的咏物词，更容易看出与说明比兴、寄托的问题。如他倒犯的咏新月，大酺的咏春雨，玉烛新、花犯、丑奴儿、品令的咏梅花，蝶恋花四首的咏柳，水龙吟的咏梨花，六丑的《蔷薇谢后作》等，这些不能说首首、句句都有寄托，但其中身世之感，迟暮之悲，触处可见。沈祥龙说：「咏物之作，在借物以寓性情，凡身世之感，君国之忧，隐然蕴于其内，斯寄托遥深，非沾沾焉咏一物矣。」〔十一〕周邦彦的咏物词，思路比较宽广，一般从人（多半是自己）与物的关系着笔，并不粘着题目不放。如那蝶恋花四首咏柳之作：第一首写新柳，结处因柳感怀，新柳能过尽冰霜，与春争妍，而人则不能：「强对青铜簪白首，老来风味难依旧。」第二首写柳已茂盛，叶暗藏鸦，而客舍青青，徒添怅别之情。第三首写暖日飞绵，莺掷金梭之柳，为小榭危

〔九〕〔十〕王国维：《人间词话》。

〔十一〕沈祥龙：《论词随笔》。

楼增添秀色，因而设想，有朝一日，紫住玉人马首归来，那就多么好！第四首写秋柳，这时人已归来，金刀素手，同在红楼，虽然尽情欢聚，但过去长条拂船时的离别况味还不能忘怀呢！兰陵王的题为《柳》而非咏柳，已如前述。又如好几首梅花词，玉烛新上片写梅花，实是词人眼中所见，下片则写人与梅的关系。「风娇雨秀，好乱插繁华盈首。」玉奴儿、品令也是写人与梅相关相依、同其命运的。写得最好的是花犯一词。黄蓼园《寥园词选》分析此词说：「总是见宦迹无常，情怀落寞耳。忽借梅花以写，意超而思永，言梅犹是旧风情，而人则离合无常；去年与梅共安冷淡，今年梅正开而人欲远别，梅似含愁悴之意而飞坠；梅子将圆，而人在空江中，时梦想梅影而已。」词从去年、今年、明年三年间，人与梅的关系，见出人的迁徙无定、宦迹无常。黄蓼园的话是对的。但还不够。高洁而具有朴素美的梅花，「疑净洗铅华，无限佳丽。」「更可惜，雪中高树，香篝熏素被。」梅的性格就是人的性格的反映。因之相爱相怜，悲离合如此。这可以说是有寄托而又无寄托吧？

又如脍炙人口的六丑一词，也可以说「以有寄托入，以无寄托出」的佳篇。起处「正单衣试酒，怅客里光阴虚掷。愿春暂留，春归如过翼，一去无迹。」是伤春。华年虚度，春去难留，即使是暂留片刻也不可得。这些惊心动魄、千锤百炼的词句，已摄起全篇伤春之神。在此深刻的伤春感情中藏着伤别。春是一切美好事物的象征，而花又是春的象征。有二十四番花信，就有二十四番风信。等到蔷薇谢尽，春也已完结了。词下片着意刻划人惜花、花恋人的生动情景，真是贴心贴肺，难解难分。因为如花美眷，似水流年，花的命运，也就是人的命运的写照啊。黄蓼园评此词曰：「自伤年老远宦，意境落漠，借花起兴。以下是花是己，比兴无端，指与物化，奇情

四溢，不可方物，人巧极而天工生矣。结处意致尤缠绵无已，耐人寻绎。」所谓「指与物化」，就是作者寄托之旨和物的描写融合无间，也就是达到了无寄托的境界。

从唐宋词的艺术传统来说，从周邦彦词的艺术境界来说，周济「有寄托」与「无寄托」之说，虽然还讲得不够具体、明确，但还是值得参考的。后来谭献、陈廷焯等都发挥其说，可见这是词中实际存在的东西。这里可以大致归纳为数点：（一）前人说词中比兴多于赋，与此密切相关。比兴本来是自《诗经》《楚辞》以来诗歌中常用的艺术手段，而至晚唐李贺、李商隐等诗中更有所发展；词是近水楼台，继承、发展了这种手段。在婉约词中，多用闺房、花草、伤别、伤春；在豪放词中，除用美人香草之外，又常用怀古的形式，以抒写怀抱，寄慨当今。（二）有些比兴中有寄托，有些比兴中没有寄托，不可一概而论。（三）寄托必须包涵、融合于整个形象之中。如写离别相思，从全词形象看，必须是一首咏叹离别的好词，读时再吟味探索，觉得还另有意义可寻，但这也一定是完整的东西，而不是枝枝节节拼凑成的谜语，谜语决不是艺术品。如欧阳修蝶恋花「庭院深深深几许」，张惠言说：「庭院深深，闺中既以邃远也。楼高不见，哲王又不悟也。章台游冶，小人之径。雨横风狂，政令暴急也。乱红飞去，斥逐者非一人而已。其为韩、范作乎？」这样逐句附会，把全词割裂，变成政治谜语，是不足取的。其实这是独处深闺的荡妇自怨自伤之词，如果从怨女思妇之情与逐臣迁客之情有相通之处这一点上来求寄托，那是可以的，这就是无寄托。（四）「伤春谓宦途，离别为远去。」周邦彦的词中的寄托，一般可于此求之。周怀古词写得很少。王国维说周邦彦善于写「悲欢离合、羁旅行役」，而离合尤以男女的离别之感为多，也就是于艳情中寄世家国之思，因此能「文小指大」，「见仁见智」，达到艺术

的高境，达到从有寄托到无寄托。总之，词对诗的比兴、寄托的传统是有所发展的，我们从《清真词》的比兴、寄托中也可以体会到。

### 兰陵王简述 平伯

周美成兰陵王《咏柳》，乃离开东京时自叙之辞，三叠即三段，层次极明。第一片借柳起兴，未行之辞。周止庵「客中送客」之说，只适用于此段，如「登临望故国，谁识京华倦客」是也，如以之释后文，则惑矣。第二片将行之辞。开首「闲寻旧踪迹」一语，已将上文撇却。「酒趁哀弦」下三句，叙钱别光景，兼明时序。以一「又」字领之，便将几度送人与这回被送分别开来。下文「愁」者，预愁也，如另篇所云「预愁衣上粉痕乾」，领起下四句，一气赶出，愁其行何速也。想象自己南行后，回顾居人，故曰「人在天北」。一四句法，读「望」字当略顿。第三片已行之辞。「别浦」二句，只是旅途即目，而「斜阳冉冉春无极」，思绪绵邈，不仅光景流连。同用「渐」一字领之，极妙。「念」下二句，追忆前欢，致其留恋，反接首章「京华倦客」意，如常山之蛇，首尾相救也。篇终明言之，重（平声）言之，重（去声）言之，拙而弥厚。十字中连用七仄，协律兼合语法，布置自然。世称词家宗匠，可匹诗中杜甫，诚不虚也。

## 张孝祥年谱（上）

宛敏灏

张孝祥字安国，别号于湖。

「张孝祥字安国」（《宋史》卷三八九《张孝祥传》）。「公讳孝祥，字安国，学者称为于湖先生」（涵芬楼景宋本《于湖居士文集》附录《宣城张氏信谱传》，宋光宗绍熙五年历阳陆世良撰）。「于湖者，公之别号也」（陶湘涉园《景宋本于湖先生长短句》，建安陈应行《于湖先生雅词序》孝宗乾道七年撰）。以下简称《史传》、《谱传》、《文集》、《陶本》。

《文集》卷十五《自赞》：「于湖，于湖，只眼细，只眼粗；细眼观天地，粗眼看凡夫。」

原籍和州历阳郡乌江县。

《史传》：「历阳乌江人。」《谱传》：「本贯和州乌江县。」《文集》卷三十七《代总得居士回张推官书》：「承喻宗盟，深悉雅意。某家世历阳之东鄙，自先祖始易农为儒。或云唐末远祖自

若湖徙家，盖文昌之后。文昌讳籍，见于《唐书》，乌江人也。」

按宋和州治历阳，乌江为其属县（绍兴五年废，七年复）。今安徽和县东北四十里有乌江镇。据清陈廷桂《历阳典录》说：「若湖在赤埭、黄埭之间。」州东北十五里曰赤埭，更五里曰黄埭。旧时若湖浩淼，直接江涛，故筑此以备水涝。云赤黄者，以土色别之也。「根据上述，孝祥籍贯原无可疑。不过宋人著述中记载已不甚一致。陆游的《朝议大夫张公墓志铭》和叶绍翁的《四朝闻见录》等都说是乌江人；刘甲《蜀人物志》却谓为温江人；王象之《舆地纪胜》又以为简州人。到了明代，杨慎《词品》卷四云：「蜀之简州人，四状元之一也，后卜居历阳。」毛晋跋《于湖词》从其说，并谓「故陈氏（振孙）称为历阳人。」两书流传较广，影响很大，因而至今尚有沿袭其错误者。

## 寓居芜湖。

《谱传》：「绍兴初年，金人寇和州，随父渡江居芜湖升仙桥西。」《四朝闻见录》：「寓居芜湖，捐己田百亩，汇而为池，环种芙蓉杨柳，鹭鸥出没，烟雨变态。扁堂曰归去来。」

按孝祥别号于湖，当即因迁居芜湖关系。汉置芜湖县于春秋吴邑鸠兹（《左传》杜预注）。晋太康二年分丹阳置于湖县，其地本吴督农校尉治（《宋书》等）。两县同属丹阳郡。晋成帝时曾分于湖境侨置当涂县。至隋又废于湖县而并入当涂。于湖故城或谓在芜湖县东四十里的咸保圩（《括地志》），或谓在当涂县南三十八里（《读史方輿纪要》等）。由于诸县几经废置和分

属，故仅能推知其县治在今当涂与芜湖之间。芜湖县治徙于吴黄武二年，今为芜湖市（县治移湾沚）。陆游《入蜀记》所称者即此。其因《王敦传》断句错误而称为湖阴者，温庭筠已谓「乐府有湖阴曲而亡其词」，可见前已如此。故一般久已视于湖、湖阴为芜湖的古名。

归去来堂遗址，在今芜湖市赭山南麓陶塘的烟雨墩。塘又名镜湖，解放后已辟为镜湖公园。孝祥有蝶恋花《怀于湖》词，其下片云：

春到家山须小住。芍药樱桃，更是寻芳处。绕院碧莲三百亩。留春伴我春应许。「家山」两字，说明他已把芜湖看作故乡。

## 唐诗人张籍（文昌）之后。

孝祥但自称「文昌之后」（引见上）。而《文集》附录两传及清王善樞《游桃花坞记》均误称孝祥为籍七世孙。依年代推算，显有数世失考。

孝祥俊逸，文章过人（《史传》）。廷试擢进士第一，时年二十有二（《谱传》）。

《史传》：「读书一过目不忘，下笔顷刻数千言。年十六领乡书，再举冠里选，绍兴二十四年廷试第一。」

《文集》孝伯序：「每见于诗、于文、于四六，未尝属稿。和铅舒纸，一笔写就，心手



相得，势若风雨。孝伯从旁抄写辄笑谓曰：「录此何为？」间从手掣去。良由天才超绝，得之游戏，意若不欲专以文字为事业者。一日谓孝伯曰：「汝作一月工夫，我只消一日，明日便有用处。」夫所谓用者，岂章句而已哉！」

少年气锐，刚正不阿。议论风采，卓然绝人。

按《谱传》纪其与汪彻同馆职，彻畏祸务在磨棱；孝祥少年气锐，欲悉情状，往往凌拂。又谓：「公性刚正不阿，秦垞同登第，官礼部侍郎，一揖之外，不交一言。」传末说：「惟公入司帝制，出典藩翰，议论风采，文章政事，卓然绝人。」

《四朝闻见录》：真文正公尝曰：「于湖生平虽跌宕，至于大纲大节处，真是不放过。」

惜从政之初，见忌于秦桧；后又不悦于汤思退。虽早负才峻，莅政扬声；而旅进旅退，终未得大用以卒。

《史传》论曰：「张孝祥早负才峻，莅政扬声。」《谱传》：「奈何筮仕之初，见忌于桧；既而不悦于汤，旅进旅退……卒不能究其所施，庸志以歿。惜哉！」  
按《史传》言：「高宗抑秦垞而擢孝祥，秦桧已怒；既知孝祥乃祁之子，祁与胡寅厚，而桧素